

## 游园品联趣无穷

郭俊生

一阵细雨过后，我和妻子来到迎泽公园，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探园了。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数次游园，是因为公园里亭台楼阁上那些令人神往的楹联。

走进迎泽公园中心区域，古朴典雅、结构精巧、装饰一新的古藏经楼赫然在目。在北面最大的匾额“有容德大”两侧镶嵌着一副精致优雅的楹联：“云晴当槛碧，山晓入楼青。”这副楹联让人们感受到水碧天蓝、鸟语花香、山色清新的太原美景。

漫步晋商会馆，会发现有这样一副楹联：“书存金石气，室有蕙兰香。”横匾为“树德”，此联为于右任老先生所书。金石气，是中国传统书法中一种苍茫、浑厚、朴拙的表现样式，蕙兰是中国兰蕙同心的代表，有“蕙质兰心”成语之美说。“书存金石气”意即书法作品中蕴涵古代金石文字的雄浑古朴气象，“室有蕙兰香”说的是居室环境十分雅洁，充分彰显出当年晋商文化优雅知性之美。

“长松卓立古之直，好风微起圣而清。”位于公园西北迎泽阁一层札楼，清人俞樾的这一副金字联我非常欣赏。该联从字面上不难理解，上联讲正直，“长松”象征的是不畏严寒，以傲然挺拔而立世；下联言圣洁，“好风”象征的是和谐宁静，以圣洁清雅而怡人。

本联重点有两个字：直和清。直为笔直，直而正，不弯。清为清澈透明，纯洁，圣洁，不浊。从古至今，正直和清明，历来为人所称道，故青松的直和清风的清都用于比喻人的品格高尚。四季春为首，做人德为先。德就是品，讲的就是人的品性道德。做人要坦率真诚、慷慨大方，要有像大海一样宽广的胸怀；要爱岗敬业，忠诚热爱。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但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首先要写好“人”字，这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应该像松树那样始终挺直腰杆，不畏艰难困苦，高风亮节，勇于奉献。

还有怡园东北侧院内咏经书屋的一副楹联：“长将静趣观天地，自有幽怀契古今。”这副清代曾国藩写的楹联我也喜爱有加。上联说的是只要经常以清静、乐观的心情来对世上万物进行观察和体验，就会有比较深刻的探究和思考，自然会从思想上、行为上发生变化，得到很多启迪。下联承接上联，这样自然就会有悠远而豁达的胸怀，与古往今来的仁人贤士相契合。

清同治五年（1866），曾国藩以“钦差大臣”的身份到安徽灵璧主持平叛事宜。公事之余，他巡视书院，瞻仰乾隆帝的墨宝真迹，观赏先贤们的诗文字画，并在学道堂讲学，介绍自己处世交友之道，推荐自己修身养性之诀。临别之际，曾国藩为学道堂手书“斯文正脉”匾额一块，并题写两副对联，又在堂东亲手栽种一棵皂角树，以寓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之意。

这副对联可谓联中精品，尤其是上联“长将静趣观天地”写得更好。第一节写出了“静”中见“趣”，“静”中有“天地”；第二节写出了读书读史时那种意味盎然。静中方可见大，煮茶细品读史，确实为人间一大乐事。

“旷想已同鸥境界，远游方羨鹤程途。”该联位于怡园圆顶八角亭。联语意为：人生是美好的，每个人都有理想和美好的期望，这样生命才能迸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。但这些美好不一定能实现，实现不了梦想也不能自暴自弃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看淡一些。要乐观豁达，开明阳光，要有开阔心境经得住考验，才能像雄鹰一样飞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

怡园清音堂有左宗棠所书的楹联：“纵目古今还自省，侧身天地一无言。”这是一副充满正能量而又哲理无穷的修身联。上联说的是对自己要经常反省，下联说的是对别人侧身行道，低调做人。全联的意思就是说，纵观古往今来，那些有道德的人都是能坚持自我反省的人，一个人如果能够侧身修行，低调做人，达到大美的自我境界，便是天地也无话可说了。

迎泽公园的楹联与匾额遍布各处，以小见大，虚中有实，托物抒情，明志寄意，既装点了内外环境，又构建出无限的精神天地。

这些楹联不仅体现了迎泽公园的自然美景，还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生哲理，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可惜还有几处正在维修施工，没有登上楼阁，探个究竟，还是觉得有些许遗憾，留待来日。



梨花 郑艳摄

## 古镇梨花香

景平

白，是突然之间，就把古县镇的田野覆盖了。

白，是奔跑着赶过来的，像海一样在空中漫过，漫向远方。

天惊异得睁大了眼睛，想，我没有落雪，地上怎么会落了这么多的白？而且太阳明晃晃照着，地上的雪怎么化不掉？地也奇怪了，说，天下了这么一场大雪，怎么没有落到地上，而是悬浮在了半空？抑或不是雪，是天上飘在了低空的云？

春风赶紧跑过来，说，梨树在感恩冬天的天空给它的浸润，梨树在感恩土地冬日给它的滋润，它们用千树万树梨花开、千亩万亩梨花放的气势，朝天开放朝地开放，开得漫山遍野，开得铺天盖地。它们献给天地一派洁白的芬芳。

但谁也没想到，天地没想到，树们也没想到，祁县的人们，古县镇的人们，会给梨花雪或者梨花云一个盛大的节日，给梨花林或者梨花海一场隆重的庆典，并给它命名出一个蓄满芳菲也释放芳菲的名字“祁县梨花节”。

这样一个节庆的时刻，“晋鼓祁鸣”的锣鼓，惊醒了十万亩梨花的睡意，十万亩梨花的怒放，昂扬了“晋鼓祁鸣”的轰动，或者，十万亩梨花踏着“唐王点兵”的鼓点急急赶路，“唐王点兵”的奏鸣激着十万亩梨花“哗哗”盛开。哦，人和梨花一样，是盛情地开放了。

人也以开花的方式，感激梨花世界给人的滋养。

## 二

一棵梨树与人类相遇，使人和树成了跨界的朋友。

梨树的历史肯定比人的历史长，但人的历史就是人和树相遇的历史。

在原始森林，在深山老林，没有与人类相遇的时候，它是一棵树，是完全自然的、完全生态的树。与人类相遇之后，走出了山林，走进了人类，它还是一棵树，却是融入进人海，融进文化的树。人给自然的树、生态的树赋予了文化意义。

自然的树由此成为了人文的树。

人从一棵梨树爬上去又爬下来，尝到了梨子的味道，这也许即是人和梨树的第一次相遇。梨子的味道，使树被赋予食物化的价值，梨花果腹，梨肉润肺，梨汁解渴，梨根止痛，梨树于是具有了一种物质文化的意义。当初，人在一棵梨树下，发现和渴望的是梨果的味道，收获的完全是生理的满足。

人从几树梨花看过去又看过来，读到了梨花的诗意，这也许就是人和梨树的第二次相遇。梨花的素洁，使树被赋予审美化的价值，梨花春情，梨花带雨，梨花香雪，梨花静女，梨树因而具有了一种精神文化的意义。这时，人在一枝梨花里，触发和寻找的是梨花的意蕴，收获更多是心灵的寄托。

人在万千梨花里行走和沐浴，深懂了梨花林的启示，而这，无疑是人和树的第三次相遇。梨林的浩瀚，使树被赋予现代化的价值，梨花产业，生态经济，绿色发展，生态文明，梨树由此具有了一种文明形态的意义。此刻，人在万千梨花林里，悟出的是人与梨树的哲学，收获的是现代文明的思维。

梨树由自然生态的荒野走向了生态文明的世界。

人从一棵梨树上爬下来，走进了万亩梨花林的世界；梨从几树梨花间走过来，也走进了万千赏花人的世界。人融在了梨花的海里，梨花也融在了人的心里。梨花和人纠缠着，人和梨花就融合在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、人与生态和谐的境界。

树将梨花举成了漫过头顶的云，是因为人将梨花举成了漫过大海的海。

天看到梨花海时，地看到梨花云时，天和地也都看到了梨花云和梨花海里的人。

## 三

梨花林里其实不都是赏花的人。

梨花林里多的其实是给梨花授粉的人。蜜蜂本来是给梨花授粉的，是梨花最早跨界的朋友。蜜蜂和梨花是什么时候相遇的，肯定不比人和梨花相遇晚。梨花早就向蜜蜂供蜜，蜜蜂早就是给梨花授粉的。梨花授粉的时候给蜜蜂供蜜，蜜蜂采蜜的时候给梨花授粉。

蜜蜂和梨花相逢，肯定有许多知心话要说。

但梨花实在是太忙了，忙着含苞，忙着开花，忙着吐蕊，忙得像盛典上升空的烟花，此起彼伏，次第怒放；蜜蜂也忙坏了，忙着寻觅，忙着采撷，忙着授粉，忙得像秋场里扇动的风车，“隆隆”旋转，“嗡嗡”乱叫。梨花急得抖动着，恨不能变成蜜蜂飞舞起来；蜜蜂也忙得直打转，恨不能变成花粉撒向梨花。

人也自然是急了。人是梨花的朋友也是蜜蜂的朋友，人不能看着朋友着急自己不急，人自然是想朋友所想急朋友所急。人于是拿了细细长长的杆子，蘸了黄黄的花粉，伸向高高的梨花，给梨花授粉。人成了蜜蜂，成了花的媒人，手里的长杆也成了蜜蜂的触角，人也像蜜蜂、梨花一样地忙碌了。

## 湖畔“音乐会”

郝妙海

某晚，与老伴漫步晋阳湖，欣赏了一场美妙的“音乐会”。

一位每天晚上都要到晋阳湖散步的老友知道我对蛙声情有独钟，前几日特意发来一条用手机录制的视频，并附言：“这些天，晋阳湖的蛤蟆叫得越来越欢了，抽空去听听吧！”老友说的蛤蟆，就是青蛙。

我的家，在晋阳湖北畔，这里曾水草丰茂。我家老宅，就在村边，这里是每年最先听到蛙声的地方。儿时无数个夏夜，我都是在青蛙们此起彼伏的歌唱声中进入梦乡的，我对蛙声有特殊的情感……后来，这里青蛙的身影逐渐消失，动听的蛙声也离我远去。直至2019年晋阳湖公园建成，周边的环境彻底好转，久违的蛙声如约而至。这几年，每年春夏，我都会去晋阳湖公园走走，坐坐，只为暗夜中的那场“音乐会”。

这天，我与老伴匆匆吃完晚饭，便出发去晋阳湖公园。

出老年公寓大门，跨过治峪沙河，一路上在治峪河岸上慢走，不觉已到晋阳湖公园北三号门口。天气不冷不热，游人还不少。我俩直奔晋阳湖西岸，因为，湖的西侧，有沟渠、有池塘，而湖岸有一段为土质。这些地方，水不很深，且长满水花生草，正是蛙们栖息的好地方。青蛙们十分守时，天不黑，它们绝不会发声。于是，我俩边拍照，边慢悠悠沿着湖岸朝西南而去。

当我们绕过沙滩浴场时，天已黑，未行几步，右侧传来了第一声蛙鸣，短促而低沉。我知道那儿有个小池塘，于是带着老伴奔蛙声拐了过去。然而，我们在这个干涸的塘边停了一会，才发觉似乎只有一只蛙在独唱；鸣声时断时续。于是，在片刻停留之后，我俩重新拐回了湖边。再往前，是一条从湖边向西一直通到公

赏花的人们，也成了蜜蜂。赏花的人们本是来看花的，用眼睛看，看到眼里也看到了心里，用镜头看，看在了手机里也看在了微信里。于是远离古镇的人们，远在世界的人们，也看到古镇的梨花。但赏花的人们在花海里淌过，头顶肩角都沾染了花粉，沾染了花粉也授给了花朵，人都成了授粉的蜜蜂。

梨花的世界，其实不只是梨花，也不只是人和蜜蜂。

梨树底下，小草们在使劲地长着，它们想以自己的绿陪衬梨花的白吗？梨树的梢头，小鸟们“喳喳”叫着，是在争辩梨花的样子吗？一只鸟居然啄了一朵梨花，衔着，飞走了，它是去告诉远方的鸟儿们一个梨花的秘密吗？

梨花云里，是住了许多的精灵的，花、蜂、鸟、虫，它们，都通着灵性。

梨花林和梨花海的世界，也是一个透亮着灵性的世界。

## 四

天看到地上的梨花，是浩瀚的梨花，雪浪一样的梨花。

地看到悬空的梨花，是延绵的梨花，云海一样的梨花。

它们都没看到梨花的细微、梨花的真切，但是人看到了。人看到天地之间的梨花，不仅是浩瀚的延绵的梨花，不仅是沾一样、雪一样的梨花，还是青云一样、绿雪一样的梨花。人和蜜蜂一样和鸟一样，近地地，真切地，看到了梨花的细微。

梨花的花蕊是青绿的，梨花的花蒂是青绿的，梨花与梨花的空间是青绿的，梨花分泌的花粉是青黄青绿的。青绿的梨花盛开，青绿的梨叶分蘖，呈现了青山绿水的颜色，预示了叶绿青果的颜色。漫山遍野的青绿，源于一朵花的青绿。

值此青绿，只此青绿。这青绿将生长、出落、蔓延成绿水青山，也成长、演变、转化为金山银山。因为，这颜色本身，融入了绿水青山的底色，这颜色生长，造就青山绿水的样子，这颜色的未来，就是青山绿水走向金山银山的未来。

天上的白云，地上的绿雪，延绵着，伸向远方；地上的青山，天上的蓝海，延绵着，伸向远方……远方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？远方也在一朵花里吐蕊，也在一棵树上成长，也在一片林里绽放。此时此刻地和远方，都在这样的日子里绽放。

肯定，哪一天，覆盖古县镇的白突然揭开了，会爆出来一个绿生生的世界，然后走向一个金灿灿的世界。肯定。

## 爸爸的夏天

张琳

爸爸的夏天，总是从忙乱的搬家开始的。

我的老家在农村，几十年来，乡里乡亲都熟络得紧，照爸爸的想法，他就一辈子在村里住着也挺好。

不过人总是在不断选择和比较中活着。多年前因为看到很多人在县里买房，爸爸也动了心思，在县城里买了房。爸爸说：“我这一辈子总算让你们俩俩住上城里的房了。”

事实上，爸妈和我对城里的楼房并没有太多热情。单说村里的小院就是一个宝藏，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，红的、紫的、绿的……爸妈总是满满当当当一院，等到夏天枝叶茂密的时候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显得那么局促。

家里还有一亩多地。一年种玉米，一年种小米，田间畦头再栽些豆角、土豆。有时邻居串门，会把他家种的辣椒、扁豆拿一些过来，走时带些我们家的大葱、蒜苗。所以夏天在村里总是瓜果丰足，自得其乐。

门口有两棵大枣树，树冠巨大，即便是骄阳似火也能给门前留下一片婆娑树影。那是从老院留下的种子养起来的。我怀念旧，当初从山上的老院搬到山下新家时，留了一些枣树种子，精心侍弄了几十年，长得郁郁葱葱，高出屋顶一大截。每逢大枣成熟，红厚肥实的枣子

伴随着打枣杆如雨洒落，落地时犹如飞跃星坠，让人不由得生出开心与欣慰。

我家门口是一条大路，原来是土路，下雨免不了泥泞，后来新农村建设硬化道路，又增设排水渠，几番下来变得干净整洁，前几年又上了两排新能源路灯，让村里的道路和城里也没什么区别了。夏日晚上7点以后，各家都放下手上的活计，来到路上纳凉。人们三五成群，打牌聊天，跳舞唱歌，热闹得很。或有三三两两结伴散步，走过哪家门口，就停下来听人说道说道，然后再走向下一个门牌——村里的门是向来不锁的，来的不是三婶就是二叔，没有封门闭户的的必要。

城里房子虽然有百般不适，但是冬季集中供暖却是一个明显的益处，于是我们家就逐渐形成了冬天在城里猫冬，其他三季回村里居住的习惯。

然而，毕竟北方的冬天是漫长的，寒冷的空气凝固了时间，浓重的铅云压缩了空间，爸妈在城里的房子里过着温暖又乏味的日子，眼巴巴等待春天的到来。我从省城回来时，最多看到的就两位老人拿着手机发呆。爸爸抱怨：“这冷天时间也太长了，今年冬天把春天都顶过去了……”这些话，我每年听到基本都一样。

于是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和妈都在小屋中默默地收拾着回村的东西，一边祈祷夏天快点到来。

最近的这个冬天似乎真如爸所说，冷得生硬而长久，今年过了清明好一段时间也没有放暖。爸说别急，清明一过就放暖了。他说给我们听，也是说给自己听，为了早点结束这个“难熬”的冬天，也为了即将到来的盛夏时光。

终于，在立夏之后某个清晨的早晨，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搬家回村里了。

这一刻，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，仿佛回村去接受某种嘉奖似的。这种情绪也影响了我的爱人，虽然他对此其中的真实原因也是一知半解，但是并不妨碍他笑容满面地开车在大路上飞驰。

夏天的早晨永远是明亮的，湛蓝的天空上点缀着几团白云，胖乎乎仿佛孩子的笑脸。风是清凉的，犹如温柔的手抚过我们的身体，于是蛰缩了一个冬天的身心都敞开了，好像蒲公英般轻盈地跳动着，飞在路上，飞在空中。

终于回到村里。大门照例是由爸来开的，仿佛一个重要的仪式。随着长长的钥匙轻轻拧动门锁，“喀嗒”一声——

这个属于爸爸的夏天，便扑面而来。